

東塾讀書記

東塾讀書記卷十

番禺陳澧撰

春秋三傳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所以作。孟子此數語既明之矣。其始於隱桓何也。春秋之前。魯幽公之弟魏公。弑幽公而自立。懿公之兄子伯御弑懿公而自立。見史記世家。春秋不始於彼者。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立孝公。亦見魯世家。是時天子尚能治亂賊也。至隱公為桓公所弑。天子不能治之。此則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桓王八年。魯殺隱公。太史公書此於穀梁。隱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桓元年傳云。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然則春秋始於隱桓。為惡桓弑隱。而孔子以王法治之。大義昭然矣。此所謂穀梁善於經。歟。王闢泉隱公不書即位。辨云。春秋為亂臣賊子而作。實因魯而作。所以十二公以隱以託始。此未知始於隱公之故也。夢溪筆談云。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即位。則春秋當始惠公。啖趙於纂例。隱公下注入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卷十四。禮謂纂例。誤以平王二年。惠公即位。而顛倒之。為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耳。且即使惠公二年。平王東遷。春秋正可始於惠公。而於其二年。書平王東遷之事。啖趙雖顛倒史記。而仍不可以解始隱之義也。○陸氏春秋集傳辯疑。凡例云。凡公羊云。託始焉爾。既始於隱公。則從始者書之。何云託乎。禮謂春秋自當始於隱公。真不必謂之託也。

晉董狐。書趙盾弑其君。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魯桓公弑隱公。春秋但曰公薨。而孟子願以為亂臣賊子懼。何也。董狐非趙氏臣也。齊太史非崔氏臣也。可以直書也。孔子為魯臣。於其先君之篡弑。不可直書也。魯之舊史。雖有如南董者。於隱公之弑。書公子翬而已矣。無以見桓公之罪惡矣。孔子修之。削去弑君者之名。但書薨而不書地。則與正終者異矣。隱公不書葬。桓公書即位。其為桓公弑隱公。不待言而明矣。范武子云。推其無。此南董之筆。所不能到者也。趙盾崔杼弑君。而不篡國。南董能懼之。魯桓公弑君篡國。雖南董不能懼之。惟孔子乃能懼之。孔疏。謂魯舊史不書君弑為愛君。董狐則志在疾惡。此謬說也。春秋不疾惡。亂臣賊子何以懼乎。史通云。董狐南史。各懷直筆。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經。此劉知幾之粗疏也。然如孔疏之說。則無解乎知幾之惑矣。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殺梁云。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范注云。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范又引江熙曰。春秋親擊皆諱。傳似失之。徐邈曰。春秋雖為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禮謂春秋不直書桓弑隱。已為尊者諱矣。若事皆沒其實。則作春秋何為也。徐說是。江說非也。

左傳云。羽父請殺桓公。則桓公有不臣之迹可知也。云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則桓公許之可知也。左傳生桓。葬。孔疏引釋例云。今推案傳之上。云討寯氏有死者。言其寯也。云不書葬。不成喪也。言桓不以人君之禮葬隱也。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諱謀於桓。

三國志。三少帝紀注。引漢晉春秋云。葬高貴鄉公下。車數乘。不設旌旄。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此所謂不成喪也。左氏為魯史官。亦不可以直書者。而能曲曲傳之。其叙事之精善。非後世史家所及也。杜注云。欲以弑君之罪加寯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此杜之誣傳也。傳曷嘗有此言乎。

左傳開卷。記穎考叔石碣二人最詳。此大有意也。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君子曰。石碣純臣也。賈逵云。左氏義深於君父。後漢書本傳。其此之謂乎。若如林黃中謂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見朱子語類卷八十三。劉歆能明忠孝大義如此乎。

袁彥伯云。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往不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

軌儀。先王之餘也。後漢紀卷二十三。劉知幾云。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

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史通正史篇。王伯厚云。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誦如也。

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贊。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

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鄭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所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

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觀。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懷懷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

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源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

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漢制考敘。顧震滄云。當時經學昌明。君卿大夫。澤躬爾雅。

謹守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故賦吉日而具田備。賦匏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而不知。誦蓍蕭而

弗答。卽知其有敗亡之禍。豈非先王詩書象數之教。浸漬於人心者久。故通行於天下而無間哉。春秋大事表左傳引據詩書易

三經表敘。阮文達公。詁經精舍策問云。春秋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載在三傳國語。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

事。遠過古人。試發明春秋學行。以成精舍學業焉。禮案以上五說。大意略同。讀左傳者。不可不知。且當知所謂道

德仁義憲章墳典故實文獻經學德行名言。皆出於孔子之前。賴有左傳國語述之。至今得以考見。此左氏之功

之大也。苟不知此。則有謂左傳為相研書誤矣。三國志王肅傳注引魏略魏禮語。○國語載祭公謀父諫穆王伐

王立魯武公子戲。又諫料民於大原。此即尚書之訓也。何以不入尚書。不可知矣。此後則左傳所載。石碯諫衛莊公。龍州吁。威儀伯諫隱公。觀魚。皆諫書之最古者。

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漢書楚元王傳。後劉歆傳。晉王接謂左氏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晉書本傳。近時劉申受云。左氏春秋

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冒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者矣。左氏春秋考證。澧案漢書翟方進傳云。方進

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此西漢人明謂之左氏傳矣。或出自班孟堅之筆。冒曰左氏傳歟。然翟方進受穀梁。而好

左氏。穀梁是傳。則左氏非傳而何哉。左傳記事者多。解經者少。漢博士以為解經。乃可謂之傳。故云左氏不傳春

秋。公羊定元年傳云。主人習其說而問其傳。何注云。讀謂經傳謂訓詁此可見漢人所謂傳者訓詁解經也。然伏生尚書大傳。不盡解經也。左傳依經而述其事。何不

可謂之傳。傳猶注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且左氏作國語。自周穆王以來。分國而述其事。其作此書。則依春秋編年

以魯為主。以隱公為始。明是春秋之傳。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則雖以訛傳訛。能謂之春秋晏氏傳。春秋呂氏傳

乎。

陸氏纂例云。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之求意經文可知。而後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末釋者抑為

之說。卷一。此數語乃定論也。文十三年。左傳云。其處者為劉氏。孔疏云。漢室初興。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

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澧案左傳有附益之說。實防於此。既可插此一句。安知其不更有所插者乎。公羊傳有子沈

子曰。子司馬子曰。穀梁傳有沈子曰。尸子曰。穀梁子曰。之類。皆後師之語。安見左傳必無後人附益乎。左傳不可通之說。指爲後人附益。乃厚愛左氏。非攻擊左氏也。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凡書曰之文。亦以爲增益。然謂劉歆所增益。則未確也。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史記陳紀。世家采此數語。可見史遷所見左傳有解經之語矣。姚姬傳九經說及左傳補注。序以爲吳起之倫。附會私意。則頗近是耳。

孔沖遠云。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

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杜氏集解序疏。禮案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惟二條有例者乎。且日食不書日。爲官失之。其說通。

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書日。則不可通。孔巽軒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公羊通義。此無可置辯。

矣。蓋左傳無日月例。後人附益者。以公穀有之。故亦倣效而爲此二條耳。

左傳解春秋書法。有不通者。必後人附益。如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傳云。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

婦姜至自齊。傳云。尊夫人也。成十四年秋。叔孫僖如齊逆女。九月。僖如以夫人婦公羊。則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姜氏至自齊。傳亦云稱族。球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

名也。此公羊之勝左傳者。然此乃文法。必當如此耳。左氏豈不知文法者乎。如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與文子同升諸公。再見不稱公叔。權弓。公

儀仲子之喪。下文再見。但云仲子。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下文再見。但云伯子。此等文法。觸目皆是。淺人皆知之。○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意如至自晉。傳云。尊晉罪已也。更不通。不必辯。其尤可

怪者。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云云。于宋。秋七月。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云。季武子使謂叔

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

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此竟顛倒是非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並孔賈說。可以糾正左傳。服注。已稍依違矣。杜注云。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孔疏云。豹若卽以爲真其敬從命。則國內義士。必云豹是國之大賢。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如杜孔之說。權臣假稱君命。大賢義士。共敬從之。權臣復何所懼乎。傳謬而注曲從之。注謬而疏曲從之。而以爲孔子之意。孔疏云。賈服不以孔子之意說春秋。此經學之大害也。故附益之語。不可不辨也。

左傳之語。更有不可執以爲例者。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云。不稱名。非其罪也。孔疏云。諸是大夫被殺書名者。杜皆言其罪狀。止以此傳爲例故也。禮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云。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云。洩冶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此以文七年傳爲例。遂誣忠臣以罪狀。誣春秋以罪賤忠臣。深可怪駭。傳稱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殿本注洩治有罪。其作膏。實則以爲洩治無罪。欲破左傳。疏考證云。臣照按。孔子蓋哀之也。非譏之也。○公羊何注。亦以爲非其罪。則不稱名之例也。何氏之自相矛盾如此。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杜注云。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禮案傳云。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信讒。費無極譖郤宛。遂令攻郤氏。且蒸之。此傳表章郤宛之賢。而痛其冤死也。杜注乃執不稱名。非其罪之語。以爲郤宛稱名有罪。豈左氏之意乎。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左傳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氏釋例。暢衍其說。文多不錄。焦里堂

云。司馬昭收羅才士。以妹妻預。預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也。王凌。母丘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

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仇牧。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

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左傳補。澧案孔疏云。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

而書字。知不然者。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君積累其惡。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非也。杜云。孔父

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此疏觀縷數百言。尤所謂鍛鍊深文。不知孔穎達何以惡其先世孔父。至於

如此。劉炫規杜過。孔疏又以爲妄。而不引其說。然千載之下。有焦氏之說。則劉氏之說。雖亡若存矣。陸元年傳云。

杜注云。諸侯以上既葬。則緩麻除。無哭位。燕關終喪。孔疏引晉書云。於時內外卒聞預講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

以合時。桓五年傳云。啓塋而郊。杜注云。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孔疏云。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定南北郊祭。一

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道王說。天子冬至所祭。晉人皆繫而郊。猶是一

天。但異時祭耳。豈謂杜預於忠臣賊臣。尚敢顛倒是非。以詔司馬氏。而況觀典禮乎。

左傳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可見凡例。未必盡是左氏之文。有後人所附益。而又未詳考傳中之事也。如莊

十一年。傳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孔疏云。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

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成十八年。傳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

入。孔疏云。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此皆明知凡例不合。而

歸之於告。是道辭矣。又如莊二十八年。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定十五年。城漆。

所居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此凡例不合之最顯者。理例之意。以為都固稱城。邑則有廟者亦名爲都。而稱城無廟則不名爲都。而稱築也。然亦強彌縫矣。

隱十一年傳云。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此無疑者也。然因其來告而書其事耳。豈憑其告辭爲褒貶乎。如

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杜注云。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成十五年傳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

不然。孔疏云。宋公欲重其罪。以罪及民告。故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曰。國史承之。書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

存。夫子因示虛實。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孔疏云。諸侯被執及歸。或名或否。雖從告辭。傳不爲例。故釋例曰。蔡

侯般弑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

則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禮案如此。則有罪無罪。罪及民不及民。但憑告者之辭。而國史承之。天子即

從而書之。以爲褒貶。何以爲春秋乎。且夫子既從而書之矣。又何以示虛實乎。陸氏纂例三傳得失。議云。舊解皆謂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

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修春秋乎。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左傳云。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禮案天王崩。最大之事。魯史自當從赴。孔子自

當因之。雖有異說。何可輕改。舊史杜注云。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此已不通矣。又云。春秋即傳

其僞。是何言歟。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僖諸卒。杜注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

在盟後從赴。孔疏云。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

故在戊辰後也。文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杜注云。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孔疏云。蓋赴以五月

到。惟言卒日。不言其月。即書其所至之月。此二條孔疏亦不通。魯之舊史。未必憤憤至此。即魯史憤憤。孔子亦遂因之耶。如此類者。但當闕疑耳。強言從赴。則不通矣。

從赴之說。更有當辨者。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傳云。子驪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昭元年。楚子麇卒。傳云。公子圍入問王疾。繼而弑之。哀十年。齊侯陽生卒。傳云。齊人弑悼公。杜注。並云以疾赴。故不書弑。禮謂弑君之罪。孔子豈因其不以實赴。遂免其誅絕乎。此必當時記其事者。有不同。孔子則從赴。不以弑逆漫加於人耳。左氏則兼存弑逆之說。使與經並傳於後。經有經之法。傳有傳之法。各有所當也。

杜氏釋例。誠有未善。然其長。國土地名。世族譜。三篇。考據詳博。何邵公。范武子。不能有此也。公羊春秋。襄二十有乙未。楚子昭卒。何注云。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何氏如有長。應則可直言閏月。何必云蓋閏月乎。孔生子。何注云。時歲在己卯。徐疏云。何氏自有長。屬不得以左氏難之。禮案。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注云。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何氏如有長。應則可直言閏月。何必云蓋閏月乎。其圍論尤善。所云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二語。歷家奉為善蔡矣。夫春秋所重者。固在其義。然聖人所謂竊取之者。後儒豈易窺測之。與其以意窺測。而未必得。孰若即其文其事。考據詳博之有功於經乎。顧震滄撰大事表。求杜氏

釋例之書。不得遂自撰。朝問表。彌大夫世系表。疆域都邑山川諸表。深知諸左傳不可無此也。

鄭君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王制疏引釋文序錄。則云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禮案宣十五年。公羊傳云。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此用孟子語。公羊當六國之亡。此其證也。僖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此亦用孟子語。則

不得先於公羊也。且穀梁不但不在公羊之先。實在公羊之後。釋文序錄之言是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羊云。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

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原父權衡云。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隱二年。無後帥師入極八年。無後卒。穀梁傳皆兩說。劉氏亦以爲穀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禮案更有可證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云。其曰子叔姬。

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五年。初稅畝。冬。螽生。穀梁云。螽非災也。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駁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爲宣公稅畝。應是而有天災。穀梁以爲不然。故

曰。非災也。駁其以爲天災也。又云。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駁其以爲應稅畝而有此災也。范注云。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

此范說文義難通。其在公羊之後。更無疑矣。定三年。哀十年。十一年。公羊皆無傳。穀梁亦無傳。定五年。六年。七年。九年。公羊每年只有傳一條。穀梁亦然。此尤可見穀梁之因於公羊也。

公羊。穀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即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鄭伯克段于鄆。皆云殺之。如此者。不可枚舉

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云。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

者諱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此更

句句相同。蓋穀梁以公羊之說爲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

己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爲平正者。以此也。許月南穀梁時月日例云。穀梁之義多正。公羊之義多偏。

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釋文序。澧案鄭伯克段于鄆。左傳云。太叔出奔共。後十年。鄭莊公猶有寡人有弟。餬口四方之語。此必不能虛造者。而公穀則皆以爲殺之。左傳寢藏。公穀未得見之故爾。

公羊有記事之語。但太少耳。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諸大夫拔隱而立之。鄭伯克段。傳云。母欲立之。葬宋繆公。宣公謂繆公云云。鞏帥師。傳。鞏詔乎隱公云云。衛人立晉。傳云。石碻立之。鄭人來輸平。傳云。狐壤之戰。隱公獲焉。可見公羊亦甚重記事。但所知之事少。而又有不確者耳。狐壤之戰。在春秋前。孔巽軒通義序。謂春秋重義。不重事。以宋伯姬爲證。然公羊記伯姬事云。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若公羊不詳記此事。則伯姬死於火耳。何以見其賢乎。欲知其義。必知其事。斷斷然也。

公羊於春秋時人多不知者。如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賢繆公也。此誤以康公爲繆公。孔巽軒云。賢繆公。夫者。明善善及子孫也。此回護太無理矣。文十八年。秦伯晉卒。何注云。善穆公也。此明知爲秦康公。而偏云。秦穆公以異於左傳耳。孔巽軒云。賢繆公未見其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亦回護無理。襄二年。傳云。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昭二十年。曹伯廬卒于師。傳云。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此公羊未知。則直言未知。是其篤實也。何注云。齊姜者。宣公夫人。繆姜者。成公夫人。此惡左傳而不從其說耳。然以惡左傳之故。而互易二公之夫人。使宣公以子婦爲妻。成公以母爲妻。大倫亂矣。且公羊云。未知何

氏當墨守之。安得妄為說乎。徐疏云。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為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也。此尤無理之甚。人死之先後無定。豈姑必先死。婦必後死乎。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為賢。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此蓋有激而言。未可以為公羊病也。春秋繁露。竹林篇。但云榮復讎不言

賢齊襄公。蓋以襄公不可謂賢也。下文公及齊人狩于郟。公羊以為讒與讎狩。讎者無時焉可與通。可見公羊深惡魯莊公不復讎。遂以為賢齊襄公復讎耳。公羊又云。襄公事祖禰之心盡矣。九世安得云禰。明譏魯莊公志其禰也。

昭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公羊以為通濫。何注云。通濫為國故。使無所繫。○穀梁亦云。其不言郟。以為叔術賢黑肱。何也。別乎郟也。亦與公羊同意。但無叔術之事耳。

者讓國。黑弓賢者子孫。宜有地。禮案叔術事。在魯武公懿公時。若必追而喪之。則春秋何必始於隱公乎。叔術妻嫂而以為賢。雖喪心病狂者。不至於是。故孔巽軒通義序。謂公羊不信此事。然不妻嫂。即可以為賢乎。邾婁顏淫

惡。天子誅之。而立叔術。天子死。叔術殺天子。所使誅顏之人。而授國於顏之子。狂悖如此。可謂之賢者讓國乎。此

公羊之謬。孰能墨守之乎。何注謂叔術惡少功。大徐疏謂妻嫂。非姑姊妹。其為何氏序疏更謂春秋善之。備詢師說。遂至傷教害義而不顧此經學中所罕見者。

公羊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何注。言聖人制井田之法。遂及於出兵車。選父老里正。女功緝績。求詩造

士。凡六七百言。蓋蒼萃古書。而貫串之。所謂學海。於此可見一斑。

何注。用緯書者。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莊三十一年傳注徐

疏云。皆是禮。天子諸侯臺門。徐疏云。在禮器文。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徐疏云。禮說文。○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

禮說文也。

禮說文也。

禮說文也。

禮說文也。

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傳三十一年。傳注徐疏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

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昭二十五年傳注。半圭曰璋。徐疏云昔樂說文。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徐疏云春秋說文。舍口

實。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五年傳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為君者持棺

絮從。所以備不虞。昭二十禮。后夫人必有傅母。選老夫為傅。選老大夫妻為母。襄三十禮。釋。繼昨日事。但不灌

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宣八年傳注。以上四條徐疏皆云春秋說文。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

寸。諸侯長一尺。文二年傳注。徐疏此等禮制見於緯書。何邵公習而熟之。亦可見其為學海也。天子諸侯壘門祭

記同此黃禮記之類故何注直稱為禮惟襄二十九年傳注云孔子曰三皇設官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

肉刑揆漸加歷世黠巧姦偽多徐疏云孝經說文此用緯書語而竟稱為孔子曰蓋緯文本有孔子曰三字而何

氏仍何注。多本於春秋繁露。而徐彥不疏明之。如繁露云。春秋變一謂之元。重政。隱元年何注。亦云變一為元。繁露云。

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

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俞序。隱元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注之說本於此。注文太長。徐疏皆

不引繁露。又如隱元年。徐疏引春秋說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此繁露之文。二端。而徐疏

乃但云春秋說。將使讀之者不知其說出於董生矣。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其語未

春秋繁露云。王魯。緇夏。新周。故宋。三代改制質文。○史記孔子世家云。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此則異於春秋

也。公羊無此說也。成元年。王帥敗績于貿戎。公羊云。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既以周為王者無敵。必無黜周王魯之

說矣。徐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為王。而使魯王無敵者。見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

也。惟此有新周二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取繁露之說。以解之也。孔巽軒通義

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遷成周。作傳者號為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郟之地。謂之新鄭。實

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禮案桓二年。穀梁傳云孔子故公羊新周二字。自董生以

來。將二千年。至巽軒。乃得其解。可謂公羊之功臣矣。公羊疏卷一。引賈逵長義。駁黜周王魯之說。然未嘗此非公

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破。蘇東坡論春秋變周之文云。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書。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

附成之。何休公羊之罪人也。陳直齋書錄解題。亦云。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其文。此皆能為公

羊辨。譏然新周二字。未得其解。公羊之受譏。猶未明也。至巽軒之說出。乃大明耳。○劉申受公羊禮制爵籍云。

以春秋當新王。始朝當元勳。進小國為大國。其書公朝。王所不為公朝。起也。王使來聘。書使與諸侯同文。著新周

也。魯使如周。不稱使。當王也。公如京師。如齊晉皆不言朝。皆巡狩之禮也。此仍守何氏之說。而更甚矣。其釋三科

例中。篤云。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於周。挫強扶弱。常繫于二伯。何嘗真黜周哉。郊禘之事。春秋可以

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桓二公論之。桓宣之弒。君宜誅。昭之出奔。宜絕。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

通鑿。外淫。宜絕。閔之見弒。宜絕。僖之僭王。禮繼季姬。禘節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性哀之獲諸侯。

虛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而免于春秋之貶黜者。鮮矣。何嘗真王魯哉。此又言黜周王魯非真。然則春秋作偽歟。

春秋繁露。有先質後文之語。見玉林篇。何邵公遂謂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且所謂質者。指母弟稱弟而言。謂質家

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隱七年傳。母弟稱。其說尤謬。先質後文。豈分別同母異母之謂耶。親厚異母兄弟與

同母等。豈文家之弊耶。孔子所欲變。乃在此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主天法商而

此謂商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母弟即襄三十一年左傳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也夏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子即檀弓所謂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立孫也此立嗣之法不同非親厚之謂也

春秋所書災異惟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公羊云天戒之宣十年初稅畝冬嫁生公羊云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

天災何注云上其餘但云何以書記異也如隱三年日有食之傳何以書記災也如隱五年螟傳云何注則或

取後事而言如隱三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詔謀或取前事而

言如隱八年螟注云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郟田煩擾之應皆公羊所無之說其尤無理者僖十三年

險煩擾之應城緣陵在明年而先一年致旱乎襄八年秋九月大雩注云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魯人伐我動擾

不恤民之應徐疏云如晉者即今年正月公如晉是也禮案正月公如晉注云公獨修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

善錄之此又以爲不恤民自相違異如此此乃漢儒好言災異風氣耳夫自古國家治亂每有吉凶先見此必然之理儒者陳說以爲

鑒其意甚善然其所說必使人可信乃爲有益若隨意所指則人將輕視之復何益乎其尤謬者定元年實霜殺

菽注云示以當早誅季氏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象也穿鑿如此人豈信之乎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既何注云是後楚滅鄢穀上僭稱王徐疏引春秋說云其後楚滅鄢王滅穀鄢此何注說災異本於讖緯之證也○徐疏說災異有更謬者成三年

新宮災何注云此象宜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徐疏云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右騰次第宜立

隱是左騰之子據位失宜而桓弑之雖曰篡君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此謂桓弑隱罪輕梓譯已極且天之災

其廟不災其廟徐氏竟能知其意耶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孔疏云天之所災不可意卜孔之通徐之不通相去

天淵西狩獲麟公羊但云記異也但云執狩之薪采者也但云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注則云薪

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亦帝將代周居其位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又云得麟之后天下

血書魯端門云云信乎公羊之罪人矣春秋繁露符瑞篇云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西漢時公羊家已有此說

軒未考繁露耳。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云。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史。其祀孔子。與銘云。西狩獲麟。為漢制作。又云。獲麟趣作端門。見穀血書者。紀黃玉。禮應。主為漢制。道審可行。漢人多以獲麟。頌揚漢代。何郡公。圖於風氣。遂經也。

何注。以時月日為褒貶。遂強坐人罪。如宣十六年秋。鄭伯姬來歸。何注云。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徐疏云。有罪時者。此文書秋是也。無罪月者。即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此但以不書月。強坐以有罪。而又不能言其何罪。又如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何注云。不日者。多取三國賸非禮。故略之。此以不書日而求其罪不可得。但有三國賸之事。遂以坐之耳。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何注云。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驪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云。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對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對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此皆穿鑿之甚。定十四年無冬。徐疏云。不脩春秋。已無冬字。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此疏最通。凡時月日之字。宜有而無者。皆當如是解之。何必穿鑿乎。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云。又雩者。非氏意明矣。此以但書上辛。季辛。有干無支。遂傳會於逐季氏。尤可怪笑也。

何注。更有穿鑿文義之病。隱元年。公羊傳云。王者執謂。謂文王也。注云。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為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然則中庸云。仲尼憲章文武。為法其死。不法其生乎。

經有語助。何注必爲之說。如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注云。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云仲子是妾不宜與宮廟連文。故加之以絕之。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注云。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加之者起先君之子。如此之類。殊可怪笑。聊舉二條以見之。

左氏之語。何氏以爲膏肓。有非者。至左氏所記當時之人之言與事。而何氏以爲膏肓。則皆非也。如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離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何氏謂左氏後有興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名棄。爲膏肓以難之。桓二年。左傳疏。此但可以難師服耳。不可以難左氏也。駢甥。聘甥。養甥。請殺楚子。何氏云。楚鄧強弱相懸。若從三甥

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會不旋踵。若刳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爲短。莊元年疏。此但可以難三甥耳。不可以難左氏也。此外如季文子言十六族。世濟其美。堯不能舉。三族。世濟其凶。堯不能去。文十年。程鄭問降階何由。然明曰。是將死矣。襄二十四年。申豐對季武子。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云云。昭四年。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昭七年。王子朝言王后無適。則擇立長。云云。昭二十六年。何氏皆難之。然但可以難季文子。然明。申豐。子產。王子朝耳。不可以難左氏也。其最謬者。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昭十七年。何氏云。死不可請。偶自天祿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澧案左氏但著其事耳。曷爲云信然乎。闕弑吳子餘祭。公羊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子身。襄二十九年。此公羊說祈死之事。何氏難左氏。而忘公羊。可謂銳其東而忘其西者矣。左傳杜注。因何氏之難。遂謂士燮因禱自裁。尤誣謬之極。

孔巽軒云。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賾。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岐。何氏屢蹈斯失。若盟於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此其不通之一端也。公羊通義序。巽軒之於何邵公。可謂好而知其惡者矣。公羊何序。徐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羊乃取他經為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徐彥較何邵公更疏悍矣。

何氏亦有左傳穀梁傳者。襄十一年。秦人伐晉。注云。為楚救鄭。疏云。為楚救鄭之義。出左氏傳矣。又如定八年。

盜竊寶玉大弓。注云。此皆魯始封之錫。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又如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注云。無

傳而言之。又如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注云。莒人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亦據左傳而述其事也。莊元年。單伯逆王姬。注云。禮。齊衰不接弁

冕。仇讎不交婚姻。疏云。義取穀梁之文。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云。曷為以夏五月郊。注云。據魯郊。則常卜春

三正也。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

文也。又如傳二十八年。壬申。公朝於王所。傳云。其日何錄乎。內也。注云。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禮案上文。冬。公會晉侯齊侯云云。于溫。故云不月也。然公羊傳無說。穀梁傳云。日繫於月。月繫於時。

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何氏雖惡二傳。而仍不能不取之也。

穀梁述事尤少。近時有鍾氏文蒸補注。於隱公十一年傳下。舉全傳述事者。祇二十七條。謂穀梁子好從簡略。禮

案傳二年傳。述晉獻公伐虢事。十年傳。述殺申生事。竝詳述其語。則非盡好簡略者。實因所知之事少。故從簡略。

而專尋究經文經義耳。

惠公仲子穀梁以爲惠公之母。此穀梁之獨得者。蓋見公羊之不通而易其說。且以僖公成風比例而得之也。左氏爲魯史官。必無不知魯吾之母之理。蓋此經左氏本無傳。而附益者。襲取公羊之說耳。此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語 附益者必在穀梁前。故不知有穀梁說也。下文天子七月而葬云云乃取王制之語。王制雖出於漢時。其語則傳自古人。梁此孔巽軒不及劉申受者也。

穀梁時月日之例。多不可通。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傳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楊疏引何休云。公子牙。季孫意如。何以書日乎。此駁無可置辯矣。疏引鄭君所釋。亦不可通。又引樂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弑隱。此尤也。此最通也。桓十四年。夏五。穀梁云。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例。隱四年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既知遠則傳疑。則不當設不日惡也之例矣。隱四年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范注云。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也。禮謂春秋以誅亂臣賊子爲最大之義。能殺亂臣賊子者。無如石碯殺祝吁。最足以彰王法而快人心。魏叔子左

傳經世鈔云。左傳中作用。未有若此舉之光明正大忠厚者也。尙可譏其緩慢乎。所謂討賊例時者。據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耳。雍廩之殺無知。左傳不詳載其事。其載石碯殺祝吁。則設謀而後能殺之。二國情事未必同。豈得以彼例此。因有九月二字。遂於石碯純臣橫加譏貶。慎矣。穀梁未見左傳。不知石碯殺州吁事。而徒以時月爲例。故有此病也。

穀梁之病。更有在拘泥文例者。如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傳云。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疏云。春秋之例。戰伐不並舉。此上有伐文。今又言戰。是違常例。

也。又伐人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此言及齊師。是亦違常例也。禮案四國伐齊。曹衛邾不與齊戰。而獨宋與齊戰。安得不以伐與戰分言之乎。曹衛邾不與齊戰。獨宋與齊戰。又安得不言宋及齊戰乎。若云齊及宋戰。則反爲齊不與曹衛邾戰矣。此文義自當如此。安得以常例論之乎。孟子之說春秋。一曰其事。二曰其文。文者所以記事也。事百變而不同。則文不能一成而不易。執其同者以爲常例。而以其異者爲違常例。奚可哉。

傳。拘泥經文。而解傳者。又拘泥傳文。如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云。其志重天子之禮也。五年。王使毛伯來會葬。傳云。會葬之禮於鄙。上楊疏云。舊解以爲叔服在葬前。至先鄉魯國。然後赴葬所。毛伯以喪服發後始來。先之竟上。然始至魯國。故傳釋有異辭也。或二者互言之。未必由先後至。理亦通也。禮案此明是互言。舊解因傳異辭。遂造爲先後至。千載以上之事。豈可以意造乎。說春秋者多妄造其事之病。此二事猶其小焉者耳。其大者如鄭伯殺段也。

穀梁之短。范注不曲從之。此范注之善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傳云。納者。內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范注云。圖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聩。立輒。則蒯聩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聩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傳云。贈以早而含以晚。范注云。成風未葬。故書早。已殯。故言晚。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范注之不曲從傳說如此。范氏引禮雜記曰。含者人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

東南舍不必用。示有其禮。楊疏引舊解。以爲雜記。諸侯之禮。若天子則諸侯夫人有疾。當告於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舍。無則止矣。今歸舍大晚。故譏之。禮案此舊解曲護傳文耳。豈有問疾而齋舍玉以行者乎。即齋舍玉以行。能必其及未殯而至乎。

范注多稱寧所未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傳云。聘諸侯。非正也。范注云。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傳曰。聘諸侯。非正。寧所未詳。此因穀梁與周禮不合。不敢定其是非也。莊元年。齊師遷紀邾鄆部。傳云。邾鄆部。國也。或曰。遷紀于邾鄆部。范注云。或曰之說。寧所未詳。此以或說爲非。而不駁之也。定六年。仲孫何忌如晉。注云。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寧所未詳。公羊傳曰。譏二名。此不信公羊之說。而不駁之也。有因何邵公之說不通。范氏但云寧所未詳者。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范注云。下無秋冬二時。寧所未詳。楊疏云。何休云。桓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貶。范以五年亦使臣聘。何以四時皆具。七年不遣臣聘。何因亦無二時。故直云寧所未詳也。禮案桓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昭十年十月有二月。不書冬。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成十六年。公至自會。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皆引鄭君說。而云寧所未詳。范氏最尊鄭君。而猶云未詳。慎之至也。

范氏爲略例。百餘條。見集解。序楊疏。楊疏引之。有稱范氏略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皆即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別爲略例。故可稱別例。楊疏所引。如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疏云。范例猶有五等。發傳者三。下文多不錄。此但分別發傳。不發傳。如莊二十年夏。齊大災。疏引范例云。災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以下文不錄。此分別書時月日之例。亦不穿繫紆曲。如閏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疏引范略例云。祭祀例有九。皆書月以示議。

九者。謂桓有二烝一嘗總三也。閔吉禘四也。僖禘大廟五也。文著祫嘗六也。宣公有事七也。昭公禘武宮八也。定公從祀九也。此以皆書月無異例。故臚舉其事而已。凡疏所引二十餘條。王仁圃漢魏遺書鈔已鈔出。皆無穿鑿紆曲之病。蓋

春秋無達例。但當臚列書法之同異。有可以心知其意者。則為之說。其不可知者。則不為妄說。斯得之矣。四庫全書提要

疑楊士勛割裂略例。散入疏中。盡案隱二年。疏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王者。一百有八。云云。與桓元年。疏所引范氏例之語同。此楊氏取范氏例。散入疏中之證。

僖四年。許男新臣卒。范注云。十四年冬。蔡侯臍卒。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也。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

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然則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非惡也。禮案此范注所引為例者。似已合矣。楊疏引宋公

和。宋公固。莒子去疾。吳子光。曹伯負芻。蔡侯東國。許男甯。諸條。文多不錄。而云范氏之注。上下多違。縱使兩解。仍有僻

謬。故並存之。以遺來哲。此可見傳之所解。不盡可以為例。與此雖似合。與彼則多違。必不能畫一也。

知三傳之病。而後可以治春秋。知杜何范注。孔徐楊疏之病。而後可以治三傳。夫諸經之傳注箋疏。亦豈能無病。

然大抵考據訓詁之疏失耳。三傳注疏之病。則動輒關於聖人之褒貶。若乖戾苛刻。是非顛倒。安得為聖經乎。此

禮所以各舉其病。恐後之治經者。為其所誤也。范氏序。歷舉三傳之傷教害義者。又言棄其所滯。擇善而從。此范

武子立心之公正也。孔巽軒公羊通義序云。古之通經者。首重師法。三傳各有得失。學者守一傳。即篤信一傳。備

然左傳以公子益師卒不書日為公不與小斂。巽軒駁之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然則治

左傳者。篤信公不與小斂之說。巽軒以為是耶。否耶。且巽軒云。何邵公不逆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何邵公之不取證左傳。而鑿遺諫不以禮之說。然則

杜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集解孔沖遠云。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正義禮謂此諸儒言左氏春秋。而皆取公羊穀梁。誠以三傳各有得失。不可偏執一家。盡以爲是。而其餘盡非耳。鄭君之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卽此意也。師法固當重。然當以一傳爲主。而不可盡以爲是。鄭君箋毛詩。宗毛爲主。而有不同。卽此法也。

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服子慎。見世說文學門而不開注公羊穀梁。是鄭君之治春秋。以左傳爲主也。陸氏纂例。謂左氏功最高。蓋其意亦以左傳爲主。但其書名曰集傳。則不主一家。無師法耳。三傳分門角立。詬爭已久。啖趙陸欲其歸於一。遂盡扶其藩籬。此亦勢所必至也。

劉原父之書。卽啖趙陸之法。刪改三傳。而合爲一傳。然所刪改多不當。如鄭伯克段于鄆。原父錄左傳而改之。云太叔出奔。公追而殺諸鄆。夫以爲左傳不可信。則不當錄之。豈有句句可信。獨太叔出奔共一句。不可信者乎。旣信公羊穀梁殺段之說。乃錄左傳而刪改之。此則孔沖遠正義序。所謂方鑿圓柄者矣。又如秦人晉人戰于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公羊之意。嫌河曲不知何地。故解之。晉河非處處有曲。千里乃一曲。但言其曲處。卽可知其地。蓋河自南流入塞。至華陰。乃曲而東流。此秦晉戰處也。而原父作權衡云。若千里一曲。悉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問。無他地名。直曰河曲而已。不亦妄乎。原父之意。以爲三河之問。處處皆河曲。此不解公羊語意。而遽加駁難。雖無關春秋大義。然失之粗疏矣。

最荒謬者。孫明復之尊王發微。隱元年。不書卽位。孫云。正也。五等之制。雖曰繼世。而皆請於天子。隱公承惠。天子命也。故不書卽位。以見正焉。十一年公薨。孫云。不言葬者。以俟禮而葬也。隱雖見弑。其臣子請諡於周。以俟禮而

葬。故不書焉。卽此二條。可知其務與三傳相反。遂虛造請於天子之事。竟以爲古事可以隨意而造者。其餘不通之說。不可枚舉。如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孫云。凡書盟者。皆惡之也。春秋之法。惡甚者日。其次者時。非獨盟也。以類而求。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罪惡輕重之跡。煥然可得而見矣。如其說。則事無罪惡者。但當書年。不書時日乎。其意謂二百四十二年。無事不惡耳。且云惡甚者日。然則天王崩書日。亦惡甚乎。如此而猶名其書爲尊王耶。歐陽永叔爲其墓志云。先生治經。不惑傳注。此爲其所欺矣。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孫云。其言于濮者。威公被弑。至此八月。惡衛臣子緩不討賊。俾州吁出入自恣也。此穀梁范注最謬之語。而孫明復抄襲之。可謂不惑乎。歐所作銘云。聖既沒。經遭戰焚。逃藏脫亂。僅得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率罕習前聞。有欲患之。莫攻擊。往往止憚。以齊薪。有勇夫子。關浮雲。剖摩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龍功利無窮。填。有考其不在斯文。今以斯文考之。是耶否耶。言不可不愜也。

公是先生弟子記云。歐陽永叔曰。趙盾弑其君。加之弑乎。劉子曰。加之爾。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賊之爲誰。而不得討。可也。知賊之起也。而力不能討。可也。知賊矣。力足以討矣。緣其親與黨而免之。是以謂之弑君也。曰。今有殺人者。有司足以執之。而不執也。然則謂有司殺人。可乎。曰。否。不可。君固非人之比也。大臣之于其君。豈有司之于其人乎。君親之間。聖人加焉。後世猶亂。况勿加也。澧案歐說。見其集中春秋論下篇。其中篇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隱假立以待桓也。子曰。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此說尤謬。然則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弑乎。左傳隱元年。休齊育云。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歐說依倣於此也。

不信三傳。始於唐人。韓文公寄盧仝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經學風氣。自唐而變。而遠溯其源。則春秋繁露。已有無傳而著之語矣。見竹林篇。然其所謂無傳而著者。齊頃公伐魯伐衛。大國往聘。慢其使者。晉魯衛。曹四國。大困之於鞍。自是頃公恐懼。卒終其身。國家安園也。然慢聘使之事。不見於經。無傳何由著乎。董生之說。已不可通。况後儒乎。試問之曰。使有經而無傳。何由知隱公爲惠公之子。桓公之兄乎。何由知弑隱公者爲誰乎。此可以爽然自失矣。方靈泉春秋而解序云。聖人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此說似足以惑人。而實不通也。伏羲文王作易。豈豫知後世必有孔子十翼哉。如方氏之言。則十翼亦可去矣。且後儒去傳解經者。彼其所著之書。亦傳之類也。非經也。使古之三傳可去。何不并去其自著之書乎。夫聖人之作經。所以必待傳而著者。聖人雖異人者神明。而朽沒之期亦等。此皇侃論語義疏序語。孔子修春秋。時年已老矣。故其傳付之丘明。傳之與經一體。相須而成也。此史通申左篇語。朱子之修綱目。亦與門人相須而成。其綱猶經也。目猶傳也。使去目而獨存其綱。可乎。不可乎。明史婁諒傳云。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採三傳事實。言是非。必待三廢書也。○孔巽軒公羊通義。敘云。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即大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十翼者。周公次詩。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小序者。聖人之所爲經。雖無三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古而不散。孔巽軒亦爲此說。又何責於不知經學者乎。

黃楚望云。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爲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

東塾讀書記 卷十 春秋

二十六

矣。趙東山春秋師說卷中。又云。所謂虛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崇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人人所知。今有人能誦此說。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莫知所措矣。上黃氏之說。最為醇正。且以尊君卑臣之類。人人所知者。皆為虛辭。使不考事實。而好為大言者。無所置其喙。尤為卓識也。